

## • 临证经验 •

## 从浊毒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刘小发<sup>1</sup>, 李佃贵<sup>1</sup>, 陈分乔<sup>1</sup>, 吴丽娟<sup>1</sup>, 王绍坡<sup>1</sup>, 吴佳欣<sup>2</sup>, 刘源<sup>1</sup>, 梅建强<sup>1</sup>( <sup>1</sup>河北省中医院, 石家庄 050011; <sup>2</sup>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石家庄 050000 )

**摘要:** 笔者结合2021年初在石家庄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救治的实践经验,对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机以及临床施治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思考。提出了导致瘟疫的“异气”当为“浊毒”的观点,并进行了阐述和论证;总结了新冠肺炎的中医六大病机特点:起病急,易感染传变;毒性强,易直中脏腑;遏气机,易化热伤津;浊害清,易蒙蔽清窍;性秽腻,易生瘀生痰;同气求,易引动宿疾。认为化浊解毒,扶正祛邪当贯穿防治始终,并提出化浊解毒、镇惊开窍为该病的关键治法。治疗上,强调分型论治,防治结合,截断病势,无症状感染者(包括密切接触者)治以扶正化浊解毒;轻型患者治以升清降浊、表里双清,重型患者治以清浊解毒、开窍镇惊,危重型患者治以开闭固脱、解毒救逆,宜中西医结合治疗,恢复期治以益气养阴,兼清余毒。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浊毒症; 化浊解毒; 新发传染病

**基金资助:**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李佃贵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No.国中医药办人教函〔2018〕119号),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No.2021YFC0863200),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计划项目(No.2021056)

##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from turbid poison

LIU Xiao-fa<sup>1</sup>, LI Dian-gui<sup>1</sup>, CHEN Fen-qiao<sup>1</sup>, WU Li-juan<sup>1</sup>, WANG Shao-po<sup>1</sup>,  
WU Jia-xin<sup>2</sup>, LIU Yuan<sup>1</sup>, MEI Jian-qiang<sup>1</sup>( <sup>1</sup>Hebe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ijiazhuang 050011, China; <sup>2</sup>Hebe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Shijiazhuang city in early 2021, the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clinical treatment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point of view that the 'abnormal qi' caused by plague should be regarded as 'turbidity poison' was put forward, expounded and demonstrated. The six pathogenesis characteristics of TCM were summed up including acute onset, easy inf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trong toxicity, easy to direct the viscera; restraining qi activity, easy to facilitate heat injury; turbid harm clear, easy to blind clear orifices; dirty and greasy, easy to produce blood stasis phlegm; with the qi to seek, easy to lead to chronic diseases. It is believed that removing turbidity and detoxification, strengthening vital energy and eliminating pathogenic factors should run through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In the treatment, emphasis is placed on treatment by types, combin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cutting off the disease, and the asymptomatic infected persons (including close contacts), treatment to strengthen the health and remove turbid detoxification; Light patients are treated with ascending clear and descending turbidity, both clear inside and outside; Severe patients are treated with clear turbid detoxification, calming fright and opening orifice; the critical patients are treated by opening and closing, detoxification, and are suitable for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covery period treated with replenishing qi and nourishing yin, and clearing residual poison.

**Key words:**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Turbid poison plague; Turbid detoxification;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Funding:**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 Dian-gui Inheritance Studio of the Master of TCM (No.〔2018〕119),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No.2021YFC0863200),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of Hebei Administ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2021056)

通信作者: 梅建强,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山东路389号河北省中医院, 邮编: 050011, 电话: 0311-69095333

E-mail: mj1000000@sina.com

2021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在河北省尤其是石家庄市出现了反扑。中医药全程参与,对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有幸参与了该项工作,现将此次中医救治的思考总结如下,以飨同仁。

### 新冠肺炎中医病名当为“浊毒疫”

吴又可在《瘟疫论》中认为传统的六气不能尽括天下之病,而杂气为病,多于六气为病者百倍,

“六气有限,现下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sup>[1]</sup>。他将疫气归为杂气的一种,明确指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那么这个异气究竟是什么?“寒湿”“湿毒”?众多专家同仁可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如仝小林院士以新冠肺炎初期患者“寒湿”郁肺、碍脾、束表的证候特征为依据,同时参考2019年12月武汉当时湿冷的气候以及新型冠状病毒嗜好低温环境的特性,将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医角度定性为“寒湿疫”<sup>[2]</sup>。郑文科等<sup>[3]</sup>认为新冠肺炎是以“湿毒”为典型特点的疫病,起病缓慢而隐匿,自口鼻而入。外邪袭表,据其卫气强弱,则患病或有或无,感邪或强或弱,而人口鼻为孔窍之所,易受戾气侵袭而染病。但是笔者认为,“湿邪”为病,多起病势缓,黏腻难愈,其性趋下易耗气伤阴,多缓袭肌腠而少直中脏腑。如此种种,与新冠肺炎的发病特点大相径庭。

吴鞠通《温病条辨》载:“疫者,疠气流行,多兼秽浊”。《伤寒指掌》称:“六气之外,另有一种疠气,乃天地秽恶之气,都从口鼻吸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而疫之为气,本为毒气。何秀山云:“疫必有毒,毒必传染”。《素问·刺法论》曰:“避其毒气,天牝从来”。石家庄此次疫情暴发于农村,乡村卫生环境较差,秽浊之物更甚,华北地区冬春季节气候特点为多雾霾且温燥,雾霾乃大自然中秽浊不清之物,属“天之浊毒”。浊毒之邪积聚体内,相互为用,日久必凝结气血,燔灼津液,致脏腑败伤,其病多深重难愈,病期冗长,病久入血入络,可致瘀血伤阴。所以,此次新冠肺炎,其病因为外感“浊毒疫疠之气”,中医病名当为“浊毒疫”。

### “浊毒疫”有别于湿邪为病的六大病机特点

1. 起病急,易感染传变 新冠肺炎传染性强,发病急剧,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直接接触进行传播,人群普遍易感,且传变无规律可循,既非典型的六经

传变,又非典型的三焦及卫气营血传变。有以发热咳嗽为主症者,有以脘痞呕恶为主症者,有兼尿浊(蛋白尿)者<sup>[4]</sup>。诚如王九思《难经集注》所说:“温病(通瘟病,编者注)则是疫疠之病。非为春病也……散行诸经。不知何经虚而传受此邪。故随其所在取其病邪也”。

2. 毒性强,易直中脏腑 浊毒疫病情凶险,可直中脏腑,多侵及肺胃,出现咳喘、呼吸困难、咯血。肺失宣肃加之阳明腑实,使浊毒郁闭,直传心包,所以有些重症患者在1周之后出现呼吸困难,甚至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碍等,甚至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3. 遏气机,易化热伤津 浊毒之邪,其性类湿,易阻遏气机,吴又可谓:“时疫初起,邪气盘踞于中,表里阻隔,里气滞而为闷,表气滞而为头身疼痛”,所以气机郁滞是疫病的关键因素。而气郁则易化热,况疫病多为热邪,王士雄曰:“疫证皆属热毒,不过有微甚之分耳”。吴又可曰:“夫疫乃热病也,邪气内郁,阳气不得宣布,积阳为火,阴血每为热搏,暴解之后,余焰尚在,阴血未复”。所以浊毒为病,一是容易阻遏气机,二是由于其性多热,容易伤津,日久则气阴两伤。此次患者多有口干的症状,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浊毒为病,一者阻遏气机,津液不能上承,二者浊毒性热伤津之故。

4. 浊害清,易蒙蔽清窍 叶天士在《外感温热篇》中提出:“湿与温和,蒸郁而蒙蔽于上,清窍为之壅塞,浊邪害清也”。以湿为重浊之邪气,与热相合,湿热蕴积而上蒸,以致孔窍壅塞,出现头昏目涨、耳聋、鼻塞等症状。所谓清窍,头目也,其实是脑,脑为元神之府,浊毒之邪上犯,则易蒙蔽清窍而出现神昏、烦躁之症。

5. 性秽腻,易生瘀生痰 浊毒性秽腻,阻遏气机,气郁则血瘀,加之疫本热毒,热毒壅于血分亦可生瘀。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浊毒之性类湿,易伤脾胃,今脾肺同病,则痰浊内生;且肺朝百脉,为水之上源,肺部受邪,则气、血、水三者运行失常。唐容川在《血证论》中亦认为:“血与水,上下内外,皆相济而行……故病血者,未尝不病水,病水者,亦未尝不病血也”<sup>[5]</sup>。脾肺气虚为本病之本,浊毒夹瘀夹痰为发病之标,浊毒、痰瘀痹阻经络而加重病情。从新冠肺炎患者CT表现来看,

进展期双肺实变影增多,病变周围小叶间隔可因间质水肿而增厚,重症期可因双肺弥漫性病变而出现“白肺”。说明出现水肿与瘀血并见的病理改变<sup>[6]</sup>。从尸体解剖来看,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组织没有严重纤维化,肺泡还存在,但是炎症反应严重,有大量黏液。这也符合中医痰浊病邪特点。

6. 同气求,易引动宿疾 《易乾》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作为中医学的特色理论之一,“同气相求”是指人体内的某种因素与外界的致病因素相对应而形成一定类型的疾病。浊毒既可为外邪,亦可为内邪。或由表侵入,或由内而生。且素有浊毒内蕴者,更易外感浊毒,浊毒之邪胶结作用于人体,可致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代谢异常,乃至功能衰竭。据统计,该病死亡患者80%为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75%以上是有有一种及以上的基础病,大多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肿瘤等基础病有关<sup>[4]</sup>。

#### 化浊解毒,可以以物制气

“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历代医家多认为疫气为感天地秽浊之气而致。晋唐时期侧重于祛邪辟秽药物;明清时期医家除继承晋唐大量驱邪避疫方药外,更集中和侧重于芳香辟秽药物的使用,均以辟秽浊为防治要义。如喻嘉言认为:“(瘟疫)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

此次新冠肺炎的治疗,国家和各省均出台了多版诊疗方案,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基本取得共识,就是芳香化浊类药物的应用,比如藿香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三方”(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均有广藿香。广藿香味辛,性微温。归脾、胃、肺经,行于上中二焦。《本草逢原》曰:

“凡时行疫疠,山岚瘴疟,用此醒脾健胃,则邪气自无容而愈矣”。

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指出:“时疫之症,来路两条,去路三条,治法五条”,还总结出了“发散、解秽、清中、攻下、补虚”的治疫五大原则。其所说的来路两条包括在天之疫与在人之疫,与浊毒理论的“天之浊毒”“人之浊毒”高度契合。“去路三条”与浊毒理论的“透表化浊解毒”“通腑泄浊解毒”和“渗湿化浊解毒”异曲同工。而其总结的上述五大治疫原则概括来讲即为扶正排毒。方邦江教授提出了新冠肺炎“急性虚证”的病机理论,并倡导“全程

补虚”的新冠肺炎中医防治策略<sup>[7]</sup>,针对轻症(无肺炎)、普通型(有肺炎)、危重症、恢复期4个阶段,分别采用补气化秽、培元截断、扶元救逆以及益气养阴之法,针对性选用黄芪、北沙参、西洋参、人参、麦冬、黄精、冬虫夏草等补益中药<sup>[8]</sup>,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特点,笔者认为化浊解毒、扶正祛邪当贯穿防治始终,为其基本治则,且笔者在临床实践中证明,疗效显著。

#### 化浊解毒、镇惊开窍为该病的关键治法

中医谓“浊邪害清”,浊毒之邪,性黏腻秽浊,容易蒙蔽清窍。窍为何意?《说文解字》注曰:“穴也,空也”。“人有九窍”即耳目口鼻和前后二阴,以与天地相通。但是仔细思之,五脏六腑均当有窍,以连经络而通气血。肺主气司呼吸,肺窍闭则宣肃失司,发为咳嗽、喘憋,动辄益甚,患者血氧饱和度下降;又肺为储痰之器,肺病则内生痰浊。患者之所以出现呼吸困难,综合分析来看,主要是由于肺组织内黏液分泌过多,且质黏稠(痰栓),不易排出,而这也是浊毒内闭肺窍的病理基础。心主血脉,疫毒之邪可犯肺而逆传心包,造成心功能下降、心律失常、循环不稳定、血压下降,形成心阳暴脱之变。脑为元神之府,浊邪害清,清窍为之壅塞,则出现神昏、烦躁等症,变生脓毒性脑病。鉴于疫毒之邪,性多炽热,且多兼秽浊,而客邪贵乎早逐,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及早运用安宫牛黄丸或至宝丹等解毒化浊、镇惊开窍。热毒偏盛,毒重于浊者,宜安宫牛黄丸;痰浊壅盛,浊重于毒者,宜至宝丹。总以开窍为要,及早截断病势,防止病情恶化。

#### 分型论治,防治结合,截断病势

1. 无症状感染者治以扶正化浊解毒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也是新冠肺炎传染源,因其无症状而传染隐匿。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笔者认为当以扶正为主,兼以化浊解毒,及时截断病势,避免病情发展,治以玉屏风散加藿香、贯众等。

2. 轻型患者治以升清降浊、表里双清 轻型患者,邪尚轻浅,当以发散透表、清热解毒为主要治则,然而,疫之为病,传变迅速,既要清病邪已犯之地,又要安病邪未犯之所。方邦江教授创“三通疗法”<sup>[9]</sup>,通过发汗、通利大小便以泄热。病之初起邪在表而不从外解,必致热结阳明,邪热蕴结,化燥伤阴,应及早运用下法,表里双解,内外并调,迅速排



泄邪热疫毒从大小便排出<sup>[10]</sup>。所以此时应该表里双清,方用升降散合宣白承气汤加减。

3. 重型患者治以清浊解毒、开窍镇惊 浊毒内闭于肺,肺不宜肃,则胸闷气促;或入里化热,变为热毒,结于阳明,故身热不退,腹胀便秘;或热毒内盛,气壅血凝,或灼伤血络,而瘀血内生;或水道不通,邪陷心包,惕惕不安。治以清浊解毒,开窍镇惊。方用时疫丹加生石膏、大黄等。

4. 危重型治以开闭固脱、解毒救逆,宜中西医结合治疗 浊毒内盛,失治误治,则出现湿、浊、热、毒、瘀、虚并存,浊毒内闭,正气外脱,致脏器损伤,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甚或多脏器功能衰竭。浊邪害清则神昏、烦躁,热毒炽盛则胸腹灼热,热深厥深则手足逆冷,或阳气外脱,则肢冷汗出,呼吸急促。气血相关,气为血之帅,行血统血,全在于气,故当以大补阳气为要。本型当以开闭固脱、解毒救逆为主,宜中西医结合救治。可酌情予以四逆加人参汤加减、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等,参附注射液或血必净等静脉给药。

5. 恢复期治以益气养阴,兼清余毒 此病至恢复期,气阴两伤为基本病机。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故在中期急下以存阴,后期更应以益气养阴为要,兼清浊毒余邪。方用益气养阴败瘟汤,即王氏清暑益气汤去西瓜翠衣、荷梗,加石菖蒲、荷叶等。

### 小结

《素问遗篇·刺法论》曰:“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指出了自然气候的反常,可以引发人类的疫病流行。随着人类生态环境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少数年份外,大多有1种及以上的新传染病被发现,至今达40余种,有专家称其为新发传染病。笔

者以浊毒理论为指导,以化浊解毒为特色,防治新冠疫情取得了良好疗效,化浊解毒法已被纳入第一版至第六版河北省新冠肺炎中医防治方案。防治并重,创立了具有化浊解毒功效的代茶饮、刮痧、香囊等系列预防方法。中医药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认真梳理这些抗疫经验,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一定能逐步构建成完整的新时代中医疫病防治体系,为当代人类健康发挥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明·吴又可.温疫论.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56
- [2] 杨映映,李青伟,鲍婷婷,等.全小林院士辨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寒湿疫”辨治体系的形成、创新与发展.世界中医药,2022,17(6):833-837,842
- [3] 郑文科,张俊华,杨丰文,等.从湿毒疫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杂志,2020,61(12):1024-1028
- [4] 黄雄杰,赖敏,贾春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中医论治观.世界中医药,2020,15(2):134-139
- [5] 清·唐宗海.血证论.欧阳兵,李文华,韩涛,等,点校.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9
- [6] 郑颖彦,马昕,王慧英,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CT征象.上海医学,2020,2(19):1-10
- [7] 方邦江,齐文升,黄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医结合防控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27-28
- [8] 方邦江,张文,周爽,等.基于“急性虚证”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实践.中医杂志,2021,62(9):826-828
- [9] 周爽,卜建宏,孙丽华,等.方邦江治疗急重疑难病症学术经验.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61-65
- [10] 彭伟,卜建宏,肖汉琼,等.方邦江教授治疗不明原因发热临床经验.中国中医急症,2019,28(10):1840-1842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11日)